

# 北天山下的花海



李昱坤

有些发现,只是相对而言的。北天山下独山子的这片花海,就是如此。那天同事数人路过临近独山子大峡谷的一片草原,居高处,远看东南方一片明亮,还以为是天上的太阳在云层间对草原的照射呢。第二天,同行的一位专门去了一趟,才发现那是一片白色的花海。拍了视频发布出去,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,便成为一个新发现。随后三天,经快速传播,甚至成为全城人的新发现。其实,牧民年年都在这片草原上放牧牛羊,早已司空见惯。只是去年冬天雪大,今年春天雨多,花开得格外繁盛罢了。

一天早晨得知有这样一个新去处,不出两个时辰,我就着急前往一观,毕竟自然的花海在我的心目中有着不一样的分量。

年少时看过一部叫《天山的红花》的电影,剧情早已记不真切了,但对影片中出现的花海印象深刻。草原上成片开放,灿若云霞,形成远漫天际的红色海洋。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上漫山遍野的天山红花,心中生出无限向往。

自此我对花海就很上心。多年后去伊犁天山草原——那拉提大草原,眼前的景色似乎在梦中出现过,也才知晓这种主要分布在天山草甸之中的红花,叫迎春花。我仔细观察过这种亭亭玉立的花,花茎很细,茎秆上长有不易觉察的鹅黄色的绒毛,顶端开花,花瓣四片,总是迎着阳光开放。很惊叹这种花儿的花瓣竟如粉蝶翼般轻巧,还有就是那极度张扬的鲜艳夺目的红色。即便是常年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,无论多么匆忙,只要见到红花,都不忍轻易错过,总要或勒马或驻足,尽情观赏,赞叹不已。

那天,花开繁盛,随山坡起伏,一片通红,铺天盖地。傍晚,我站在高处,视线追随着花儿向远处延伸,但见红云连天,红花接云,红色的海洋波浪翻涌,似乎只消

片刻便要漫过云端的雪山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在乔尔玛,才真正首次身入花海。独库公路贯穿天山南北,一路戈壁、峡谷、雪山、草原、湖泊、湿地等,囊括了几乎南北疆所有经典风光和人文景观。真是一天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。乔尔玛便位于此路的地形险要处。这里是典型的山地草甸类型草原,背靠巍峨雪山,有着蔚蓝色的天、洁白的云、嫩绿的草,所有颜色都是那样纯粹,各种艳丽之色交织在一起。乔尔玛宛若一幅巨大的流动油画,令人心醉。

一年中,天山最美的季节当数7月,我虽然是在8月前往,百里画廊唐布拉克草原依旧花海繁茂,百花绽放。目之所及,一片柔和与恬静,潜意识里竟觉得自己无意中闯入童话仙境。从乔尔玛到种蜂场,更是处处花海,一步一美景。这记忆,成为我心中永不磨灭的彩色反转片。在此后的回忆中,常常再现那瑰丽的情景。

清晨,我登上了一个高坡,上面是一个大平台,一时如同进入花的海洋,花之外已完全没有了空隙之处。远处的谷底、峭壁,也是各种野花争先开放,恰似点点繁星点缀着整个区域,五彩缤纷的。因刚下过雨,小草上湿漉漉的,远望群山上松树的绿似要流淌下来,偏又和美丽的蓝天白云融为一体。葱郁草地上的各色花儿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除了毛茛、珠芽蓼和草原老鹳草等少量的花儿之外,几乎都叫不上名,却都又若多年未见的旧友。

那时我的环保意识还很不到位,一时兴起,向着身后的花从直挺挺倒去,顷刻便被密实的花儿托住了,手脚都不沾泥土。这时我听见蓝天白云间,一只雄鹰在展翅翱翔,一会儿穿入云端,一会儿俯冲向下。它也在为这片花海沉醉吗?后来,我听到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的《花花草原》:“花海连片的大地上,钴蓝色的蝴蝶在飞翔……”在听歌的过程中,我脑海里不由浮现出曾看到的那只雄鹰。

今天,在独山子近处的所见,毫不夸张地说,是我之前

从没有见过的——这如此大片的白色花海。就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上讲,在别处见到的金黄色油菜花花海不能及,在伊犁见到的紫色薰衣草花海也不能及,只因为那都是人工种植的。避开花丛密集处进入烂漫而磅礴的花海,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同行的几位都说,有油菜花之香,却没有那么浓郁。

现在,人们的环保意识比较强。翻卷起如烟尘的车辆都停在花海边沿处,车上的人们虽然几乎都是奔进花海里的,却格外小心,脚下掌握着准头,避免践踏怒放的花儿。而那些散漫的牛羊,都悠闲地在周边山坡上吃草,并没有深入花海中。我站在百花繁盛处,单捻一朵小白花,指间感觉到一丝清凉。我极力想拍好一段短视频与远方的朋友分享,直到把镜头拉远到整个草原和远山,竟分不清自己是站立在花海中还是漂浮在白云端了。

近处的花儿,看得很真切,草叶远不及花多,完全成了一种点缀;远处的花儿,都凝聚成了明媚的色块;更远的花儿,纯然为白色的线条了。这样点、线、面的色彩,泼墨般地融入辽阔的草原漫无边际地渲染到了山坡上山顶,渐渐淡化在远接雪山的梦的深处。

我初步估算了一下,这片花海不下千亩,有农田经验的一位同事说:“何止千亩?我看接近万亩了!”听牧民说,这片花海盛开得有些快,像是匆忙铺开的地毯,起伏的白色花丛则如被风吹皱的湖面。清风徐来,每一丝风都能让人心里荡起微澜。

我俯身而视,白花之下有零星的蒲公英,那么灿烂的金黄色,在白色海洋里顷刻便被淹没了,怪不得稍远一点儿距离就看不出来了呢!然而,这白花究竟是什么花儿呢?听牧民说,应该叫香雪球。我用花伴软件比对,应该与白花甘蓝有57%的相似度。回来后仔细查看资料,直觉都不是。

碧野先生的《天山景物记》写天山的花儿:“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紫,五彩缤纷,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,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,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。”终究没有准确道出一种花儿的芳名,想必是因为野花的种类太多了,很难让人分辨清楚。笼统地说,有时竟能产生一种朦胧美。

这白色的花儿究竟芳名何谓呢?我还是想弄明白的。南宋诗人赵蕃有令人人生发共情的《野花》一诗:“野花吐芳不择地,幽草吹馨宁只春。兹日纵为无事日,此身不是自由身。”

在愉悦的心境里,人的思绪是与花儿一样自由的。回来的路上,雪化的春日,顺着独山有一水道,逶迤流向草原深处。现在没有水的水道里虽多干涸龟裂,绿色却明显浓于周边。像流水经过一样,或宽或窄,弯弯曲曲,次第开满了黄色的野郁金香,与雪山草原在蓝天下形成绝美风光。远观之下,纯然就是一条灿灿的金色之路。我知道,这灿烂的绽放,不仅仅只为一路到天涯。思绪远不及的地方,其实花儿也能够到达。

“于书无所不读,凡物皆有可观。”这副对联很受文人喜爱,读来也的确使人深羨其中表达的胸怀与志趣。

“于书无所不读”是古人评价他人时总爱用的一句话,既是惯用的赞美之词,多少有点儿套话的意味,也就未必完全符合评论者的实际。它当然是说读书广博,如《宋史》赞钱惟演“于书无所不读,家储书籍秘府”,藏书既可与秘府相媲美,则其所读之书也应是鸿篇巨典了。又如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评述汤显祖“于书无所不读,而尤攻《文选》一书……于诗若文无所不比拟,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莲少陵氏”,这里的“于书无所不读”和“于诗若文无所不比拟”一看就是宽泛的赞辞,但因为以广博为基础,又做到了对个别重要诗文的精研,博中有精,这个博也就显得很必要,而不是滥溢之词了。其实,“无所不读”似乎不做不到,也不必做到,但古人所说的“书”多是指经典著作,至少是能登大雅之堂的图籍,与今天非常宽泛、甚至驳杂难以选择的“书”的范围颇有不同。当然,即便是近年有学者说“书读完了”,这个“书”的概念也是有所限定的,不可能是所有的“书”。

对别人的赞辞,不妨溢美的成分,只要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,就能被读者接受。倘若把这句话高悬于书斋,即使出于他人笔墨,其实也是言自己之志;但我们仍以为这是雅辞格言,不会因为那书斋主人无法真正做到“于书无所不读”而妄加嘲笑,因为这里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胸怀和向往。在对联中,“于书无所不读”与“凡物皆有可观”并举,也能证明这一点。

## 由慎读而致精读



魏暑临

苏轼在《超然台记》开篇就说:“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,皆有可乐,非必怪奇伟丽者也。”苏轼的思想通达深邃,首先震撼我们的是他的胸襟。但在现实活里,做到“于书无所不读”恐怕远要难于“凡物皆有可观”。至少,物皆可观,而书未必皆可读。况且,读书人对书的要求,即便无需选材惊人、动人瞩目的“怪奇”,但品位高雅、引人入胜的“伟丽”还是要有。

司马迁曾说庄子“其学无所不窥”,看上去与“于书无所不读”很近似,但细想来差别很大,至少所窥之学可以完全是客观审察的对象,而所读之书却需符合自己主观的品位。或问:不读书何以窥学?答曰:窥学必须读书,而读书不止于窥学。于是,我宁可认为“其学无所不窥”与“凡物皆有可观”更为接近,纵使所窥之学未必皆有可观。

无论如何,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,要实现“于书无所不读”断然是艰难的。这让我想起启功先生《频年》诗的两句:“欲余有兴徐添酒,读日无多慎买书。”“慎买书”的原因有可能是缘于书,也可能缘于人,这里侧重于人,因为“读日无多”。

我很喜欢这两句,却觉得如果写成条幅挂起来,恐有不宜,因为“读日无多”颇有残年之叹。而转变思路一想,即便是“读日方长”的青壮年,每日忙碌之余,读书的时间也普遍不多,“读日无多”四字也就未必限于老年。时间有限,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,买书时的审慎有利于读书时的“可观”。

赵仁珪先生在《启先生作诗》一文中说:“据启先生讲,‘慎’最初拟作‘快’字,又改作‘不’字,‘戒’字,最后才选中‘慎’字。细想起来,只有这个‘慎’字,才最含蓄,最能道出老年人又想多读书,又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去读书的复杂心态。”在《当代旧体诗创作的两个根本途径——再谈读启功诗词所得的启示》一文中也提到此例,以说明启功先生诗注重炼字。又在《启功诗选笺注》一书中详细说明:“‘慎买书’三字,最初为‘快买书’——既然来日无多,就尽量多读点书吧,进取心虽然可嘉,但似乎不够豁达;又改为‘不买书’——索性不再读书了,虽很符合豁达的主题,但总觉得豁达得有些过头;又改成‘戒买书’——虽在分寸上留有余地,但语意似又不明确。相比之下,‘慎买书’三字最为妥帖——在来日渐少的情况下有挑选地去读书吧,既积极又豁达,避免了上述三者的各自不足,诚为佳句。”

我对赵先生所述略感怀疑,推测其中或有误记的成分。老年人因时不我待之感而快买书,很真切,但若为了彰显豁达而一下子就变成不买、戒买,反差又太大,似乎不太符合诗人的实际;且“不买”难成诗语,也与该诗所谓的豁达主题相违和。

偶然在中华书局《启功给你讲宋词》一书的彩页中发现作者一篇相对较早的札记,录联语“欲余有量徐添酒,读日无多快买书”,并附语说:“‘快’初作‘戒’,转念不如‘快’字;余生速读,究胜未读也。”可见诗人最初是想“戒”,持比较审慎的心态,改为“快买”,是为了“快读”,改得很好,酣畅之感也很难说就不豁达。当然,“快买”其实也不一定就意味着“快读”,且所谓“戒之在得”,买得越多,负担越重;“究胜未读”也未必就要“快读”,从容地读已经很难得了。

写此札记时,尚未定稿为“慎买”。而从“快买”的“究胜未读”到“慎买”的终于精读,又是凝练而上升的过程。修辞的锤炼意味着思路的阐明。赵先生说《频年》一诗主题是“豁达”,又围绕“豁达”来分析几个修订的字,恐仍未见豁达之中的审慎和持重。我很怀疑诗人是先有了这一联,而后入于诗;在入诗之前,联语中或许有些比诗的总体主题更丰富的内涵。

手札中上联作“欲余有量”,饮酒的多少固然取决于酒量,但兴致勃勃,则非量之可限。这也正如读书,时间的量固然有限,但饱读的兴致却可不断高涨。虽然无法做到“无所不读”的饱读,却可以做到“慎买”而“精读”的“精读”。因为有“兴”,对谨慎买来的书做到有条件限定的“无所不读”,仍然是可以做到的,也必然会回味无穷。

题图摄影:王晓燕

1960年,经我的启蒙老师张云(白岩)先生介绍,我来到十字街西中祥当东胡同2号,拜黄耘石先生为师,学习山水画。

黄耘石先生是非鬲、黄君璧的嫡传弟子。抗战后,由北平去了重庆,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黄君璧先生学画。他在这段时间也接触了徐悲鸿、傅抱石诸先生,受益匪浅。他曾参加抗战期间在重庆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和1944年中央大学旅昆校友的十年联合美展,在黄耘石的艺术生涯中,黄君璧先生(与张大千、溥心畲并称“渡海三家”)对其影响最深,他从中获益最大。

“最让我难忘的是1942年春季的一天。”耘石先生对我说。那是在重庆,正下着毛毛细雨,黄耘石踏着泥泞的山路来到柏溪分校教师宿舍看望黄君璧先生。在一间木结构的小屋里,画桌是用两张小办公桌拼成的,先生给他讲解清初四僧的绘画特点,又让他看了几张自己的近作,然后用贵州皮纸为他画了一幅拟石涛画法的山水画。上面画的是嘉陵江的风景,构图吸取石涛擅长的截断法,画中大部分景色都不是展现全貌,而是根据视域所及截取其中最集中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。先生画完这幅画,又在右上方题道:“壬午四月廿九日,耘石仁隶冒雨过访山中,畅谈绘事,余略拟石涛画法赠之。君璧并记于柏溪。”历经多年风风雨雨,黄耘石一直将这幅画珍藏在自己身边。后来耘石先生见我对画深爱至极,特意给我临写了一幅,并在款题中道出为我作此画之因由。

先生还曾向我讲起当年他在天津兴办美术学校的事,及他与陈少梅的一段因缘:抗战胜利后,黄耘石定居天津。1946年春,中华全国美术协会天津分会在中原公司五楼举办联谊活动,经张伯苓之子张锡羊介绍,陈少梅与黄耘石相识,从此两人往来密切。他们都热衷于艺术教育,在他们相识的第二年便共同协商在天津兴办私立文华美术学校,并联合了一位西面画家于赤叶,三人共同筹划,经过一年准备,选好了校舍,聘请了教师并制定了教学计划,于1948年初正式拟文呈报天津市教育局并得到批准。但由于经费等原因,学校尚未招生便夭折。虽学校没有办成,但黄、陈二人的关系始终未断,此举也在天津美术史上留下一页。

耘石的绘画艺术继承黄师的山水技法。他主张:学习山水画应临写一些古代名家的作品,其中有夏圭、马远、黄子久、倪雲林、戴进、唐六如、沈石田、石涛、梅清,以及王石谷、吴渔山,特别是要学黄鹤山樵、石溪的画法。先生虽不排斥“四王”,但从未强调学画一定要照搬和沿袭“四王”那一套。他一向坚持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绘画理念。先生说:“一定要注重写生,到真山真水中去,对大自然有深刻的观察和刻苦的实践,山川水色云烟变化熟悉于胸臆。”先生还说:“不仅要写生,还要认真思考。作画要有生活气息,用笔随物象而变化。”“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,也要吸取西画的技法,要有融西画技法于中国绘画的创新精神。用笔用墨,不拘一家一法。”正由于此,耘石先生的绘画作品与那些陈陈相因、矫揉造作的画作截然不同。他的画秀逸而不纤细,浑厚而不粗野,清雅中蕴含着瑰丽,云烟变化,新意无穷。观其画,有如快襟当风,遨游于中国的壮丽河山。

耘石先生认为:学习山水要先学画树、画石头。树和石是山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,这两者很能体现画家的水平。有人看山水画先看石头和树画得如何,树和石头画不好,说明基础不过硬,整幅作品立马减色。如何画石、画树?先生有明确的说法:画石要用干笔,先勾出轮廓,再皴擦,一定要有变化,绝不可黑成一团。画树,枝要分布合理,枝叶应向向上之势,应下垂枝叶,亦当有向上之意,否则成死树矣。叶要分出四季,春英、夏阴、秋毛、冬骨。松枝须疏密得当。画松枝干要挺拔有力,近者可画鳞,远者略点而已,太远者不必点矣。画松叶有浓有淡,松叶的末梢尤不能画在一条直线上。树分前后左右,画树叶最忌成“非”字,若成“非”则成树的剖面,非完整之树也。

耘石先生文化品位高,尤注重诗书画印的结合。他的题画诗含蓄而有意境、有寄托。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:“有木生幽谷,山深人少知。九春逢好雨,老干长新枝。”另有题画诗云:“岁到重阳山色好,经霜秋叶渐如霞。悬泉未忍空流去,点点滴滴润物华。”这样的题画诗乃是先生深厚学养展现。

1992年春,我建议并组织有关部门在天津美术学院展览馆举办黄耘石个人画展。引滦工程竣工后,我委托相关单位带先生到山区、水库写生,先生创作了许多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宏构力作。《天津日报》特将他的12件作品印成大幅挂历,并发表稿,推重他的艺术。耘石先生晚年还收了几个学生。犬子章尺木幼时向先生学画,画些金鱼、熊猫之类,每每受到先生嘉奖。后来先生患病,住进医院,我爱人每天给先生送去可口的饭菜。

2009年,先生溘然去世。我取出先生当年给我画的墨稿,装裱成一手卷,题为《黄耘石先生课徒画稿》作为纪念。先生在世时,曾为我少时一幅山水习作写了一段跋:“定轩主人于余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,因有同趣,时相过从,切磋绘事二十三年。更深入研究美术史论及地方史志,或为文发诸报刊,或撰述成为专著,多前人所未尽言者。今携其少年时所作此画嘱为更识,因书翰墨因缘如上。丙戌初秋,黄耘石九十一。”这句话道出了我与先生的师生之情,更可见先生之谦和及对后学的鼓励。

津门名家谈艺录(十)

## 黄耘石:随物象而变化

章用秀



沽上丛话

## 花儿向我跑来

王国华



我要感谢那种养花之人,感谢雨水阳光和土地,感谢松土的蚯蚓和小虫子,感谢传播花粉的蝴蝶和蜜蜂。感谢所有的付出,他们让我和花朵相遇,让我就着这花香度过余生。

笔下每一种花,我都要以文字描述其状貌,或长或短。让没见过的人脑子里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。我写这些花,决不能让读者因为没有见过而感到疏离。

我所描述的植物,全部为我亲眼所见,大小粗细宽窄颜色均系个案,无法做到应有尽有。尊重事实,并不以百科全书式的花卉专家为追求目标。我是作家,写的是散文。读花写花,虽一知半解,但固执于此,不想了解此花之外的庞杂世界,如品种,如别名,如种植地域,如吾表达之外的多种品性。亦即它们仅限于我见过的花,我理解的花,我牵挂的花。

约花、读花的时候,最大困境是消磨的好奇心。所见之花日多,每每产生“这一种我已见过”“这不就是谁谁谁吗”“这个和那个差不多嘛”的想法。好奇心一减,爱意亦减。每当此时,便刻意抹掉一切成见,用婴儿一样的眼睛去接触它们。

凡是长在大地上,风吹雨淋无法搬动的植物,它们的花朵多么残破和怪异,我都爱它们。

我笔下的这些花,每一种至少要亲眼看见两次。每次对视不少于五分钟。如此,我才能听到它跟我说什么,才知道自己该怎样介绍它。

笔下的花,或活泼、或沉郁、或淡然、或跳脱,但每每落笔,常有忍不住大哭一场的悲伤。花儿们各自芬芳,开了,谢了,哪里知道我已经陪伴了她们的一生。

(此文系作者散文集《掌上花园》自序,该书已由深圳出版社出版。)

## 「焦虑」与「蕉绿」

陈鲁民



拾柴篇

最近,一些年轻人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种叫“蕉绿”的绿植,主要为带秆小米蕉或苹果蕉,只需插在水瓶里,等待三五天就能熟透。因为“蕉绿”与焦虑谐音,吃掉香蕉就意味着将焦虑吞下,让工作的压力在不经意间被消化,能给自己讨个好口彩。因有如此寓意,“蕉绿”被年轻人亲昵地称为最佳“办公搭子”。

焦虑,眼下似已成了个很流行的词。年轻人焦虑,中年人焦虑,老年人焦虑,甚至刚上学的娃娃也喊焦虑。没钱人焦虑,有钱人也焦虑。普通人焦虑,名人也焦虑。有人不无夸张地说,如今是“焦虑时代”。其实,这些个林林总总的焦虑,有真有假,有虚有实;有必要的,也有不必要的;有无法避免的,也有没事自找的。

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,有些焦虑自然难免,适当的焦虑也是有益的,可转变为进取的动力。如今,年轻父母焦虑,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;高考学子焦虑,能不能金榜题名,考上理想大学;刚走入职场的大学生焦虑,怎样能找到理想工作;房奴们焦虑,何时才能还清房贷,去掉心头一块大石头;公司白领焦虑,竞争激烈,弱肉强食,不知自己啥时候就惨遭淘汰。这些焦虑大都事出有因,估计不想焦虑也难。

这些个焦虑,估计光靠办公桌上放一盆“蕉绿”,无济于事。对付焦虑,还是要水来土掩,兵来将挡,我有三策应对,可供参考。

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,不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瞎操心。无数事实证明,人们焦虑的事百分之九十最后都没有发生,发生的百分之十焦虑的事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,其中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或应对的。既然如此,咱们又何必自己吓自己?

看淡、看轻那些不得不焦虑的事,淡然处之,乐观对待。有些事是躲不开的,非发生不可,而且前景难卜,即便如此也

不可看得太重,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,如牛负重,不妨以乐观精神待之,既来之则安之。

空焦虑不如做实事。与其整日忧心忡忡、自我恐吓,不如扎扎实实做些补救工作,从细微处改善加强,以争取把那些焦虑的事可能引起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。譬如备考的学子,多背几个单词,多练几道习题,多做几套试卷,要比为高考而焦虑实惠得多,也更有意义。

另外,不信网络微信上那些用焦虑大做文章的写手的煽动和蛊惑,他们多是利用人们的焦虑感来煽风点火,夸大其词,从中渔利,就是吃焦虑饭的,把你骗了一回,让你的焦虑程度升了级,高高兴兴拿着你的打钱走了。

焦虑,人皆难免,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健康的活动来稀释焦虑,使其不至于成为一种病态。除了上述三条,当然也可以在桌子上摆一盆“蕉绿”,求个吉祥寓意,即便不能花到病除、消化焦虑,至少也会给办公室增加一抹绿色,让人心情愉悦、镇定自若,进而做到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。



第五二六二期